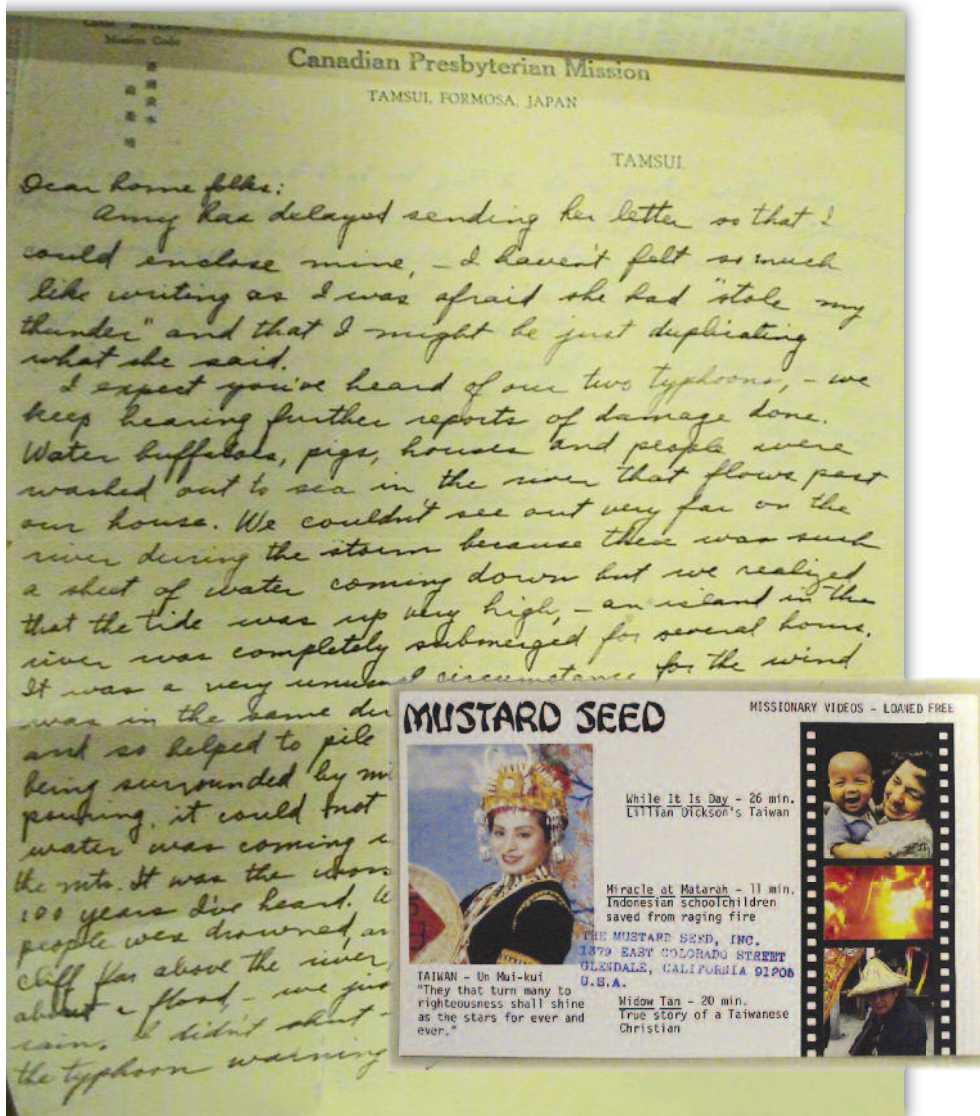


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療與文化

以《趁著白日：孫理蓮的臺灣》為例



李貞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3 期 2011.12

一、前言

美籍宣教士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自一九二七年隨夫孫雅各（James Dickson, 1900-1967）奉加拿大長老會差派來臺，除二次大戰期間曾短暫離臺之外，至一九八三年逝世為止，在臺宣教近半世紀。一九五四年起，她透過自創的芥菜種會機構（The Mustard Seed Inc.）向美國教友募款，在臺設立山地產院、巡迴診所、烏腳病院，以及育幼院和職業學校，協助原住民、肺結核與痲瘋病人，透過醫療照顧和慈善教育傳揚基督，數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表揚，並引起美國宣教機構的重視，是臺灣醫療傳道史中的重要人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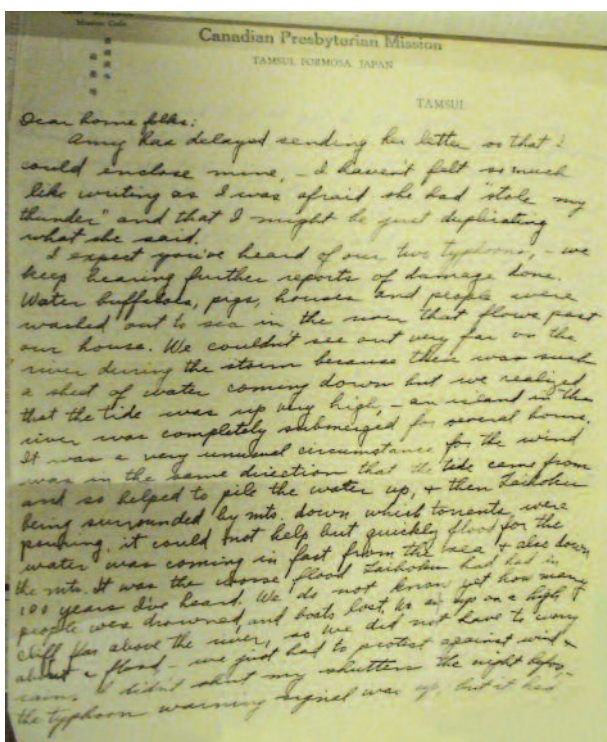
孫理蓮藉由談天說地式的書信向美國親友和教會募款，留下的家書和報導信將近一千封。為了重點宣傳，她也曾出版小書，說明痲瘋病和山地肺結核的救治情況。此外，自芥菜種會成立以來，她便利用休假述職或年度返鄉，在全美巡迴演講，介紹臺灣的事工，引起美國媒體的重視，《讀者文摘》和《基督教先鋒報》（*Christian Herald*）便曾先後撰文、出書，報導她的事蹟。我曾利用上述文獻，分析孫理蓮醫療傳道事業的特色，說明她在二次大戰前後從牧師娘到女宣教士的認同轉變，以及其中不變的非正式角色所展現的性別意涵。^②在蒐集史料的過程中，因參訪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中國資料計畫」（China Records Project）特藏室，獲得了一部宣教紀錄影片：《趁著白日：孫理蓮的臺灣》（*While it is Day: Lillian Dickson's Taiwan*）。當時未及仔細討論，現在擬以此文稍作介紹，一方面補足對孫理蓮在臺事業的研究，呈現冷戰期間的時代特色，另方面則比較文字與影像史料的異同，藉此試探宣教紀錄片所呈現的疾病、醫療與文化。^③

① 孫理蓮在臺的傳道事業，相關介紹頗多，除了一般基督教會刊物之外，臺灣自著傳道史中，最早大量介紹其事蹟的，應屬董顯光，《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臺北：著者自印，大地印刷廠，1962/1970）。晚近則不論慈善或文化團體綜論在臺女性的宗教醫療事業，都會提及她的故事。如葉子豪，〈去愛——孫理蓮與芥菜種會〉，收入經典雜誌編著，《臺灣慈善四百年》（臺北：經典雜誌，2006），頁158-171；王秀雲，〈芥菜種傳道會創辦者——孫理蓮〉，收入陳秀惠總策劃，鄭至慧等著，《女人履痕II：台灣女性文化地標》（臺北：國家文化總會、草根出版公司，2008），頁66-79。學術性論著，較早的可見劉慧華，《孫理蓮（Lillian Dickson, 1901-1983）與基督教芥菜種會（Mustard Seed, Inc., 1954~）》（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其中詳述芥菜種會各種事業的興衰與轉型。

② 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新史學》16.2（2005）：95-151。又，孫理蓮在書信中以“mountain people”和“the aborigines”兩詞交互使用形容她在山地接觸的人群，此次討論的紀錄影片亦然，因此本文行文時將不特別限定使用山地人或原住民。

③ 自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的五十多年間，美蘇分別與歐亞各國結盟，以一種恐怖平衡的方式，形成自由與共產兩大陣營，在政治、軍事和思想文化上對峙競爭，稱為冷戰時代。冷戰早期，美國主要採取圍堵政策，自一九五〇年的韓戰之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就和日本、南韓等國一樣，成了它在東亞反共最前線的盟友。美國對臺灣的支援，包括生活物資、醫藥衛生和軍事技術等。孫理蓮和許多美籍宣教士的在臺事工，亦受惠於此。相關討論，見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第五節「基督教的美國與自由中國」，頁131-142。但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當選總統之後，有鑑於蘇聯的核武發展、中蘇關係緊張、美軍在越南的困境，以及美國及各盟邦內部的民權運動等因素，決定拉攏中國，一方面開啓和局，另方面牽制蘇聯，兩大陣營的對峙出現緩和情勢。在這稱為低盪（détente）的十多年間，美國先於一九七一年支持中共加

「中國資料計畫」是耶魯大學神學院的長期計畫，一九六九年向世界各地徵募美籍人士前往中國地區傳道的各種文獻，引起熱烈迴響。^④數百箱的檔案中，孫理蓮佔了三個。其中有不少家書原稿和第一版的募款通信，看來應當是孫理蓮在美國的親友或芥菜種會加州辦公室所提供的（圖一）。^⑤雖然主要是文字資料，但也有一些照片。事實上，芥菜種會的宣傳單張不少，偶爾也有彩色印刷呈現各地機構與人情的小幅相片。孫理蓮接受表揚時，報紙和電視也曾刊登她和政治人物的合照或播放新聞片段。不過，最完整描繪孫理蓮在臺灣傳道事業的影像，仍屬美國教會領袖包伯皮爾斯（Bob Pierce, 1914-1978, 圖二）為她製拍的這部宣教紀錄片。



圖一：孫理蓮日治時期家書（耶魯大學神學院藏）



圖二：皮爾斯（Bob Pierce）與麻瘋病人（耶魯大學神學院藏）

入聯合國，又於一九七九年與中共建交，令在臺美籍宣教士處境尷尬，事工受到衝擊。本文討論的影片，正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冷戰的歷史研究，近來頗為盛行，不過，針對當時醫藥衛生的分析，多著重在核子戰爭陰影下對輻射影響、實驗、治療，及其倫理議題。雖然同時代美國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對東亞各國的醫藥衛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將這些建設直接與冷戰連結的研究，似乎才剛開始。圍堵與低溫政策的轉變與影響，討論見 Mike Sewell,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冷戰時期醫療史及其倫理問題，最新的佳作，或屬 Gerald Kutcher, *Contested Medicine: Cancer Research and the Milita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中國資料計畫」網址：<http://www.library.yale.edu/div/spc/chinarec.htm>。

⑤ 孫理蓮的女兒 Marilyn Dickson Tank 曾經將母親的私人信件編輯出版，名為 *Chuckles behind the Door*。檔案中有不少孫理蓮寫給女兒的信，其中有些在 *Chuckles behind the Door* 中經過刪節，但在「中國資料計畫」的檔案中則保存完好。因此，這些信很可能是 Marilyn 或她的子女所提供的。至於孫理蓮的募款信，早期有不少是經由在美親友輾轉流傳，重新打字的複本大多沒有孫理蓮的親筆簽名，只有她從臺灣寄出的第一封才有。本文所引孫理蓮書信，部分來自中華福音神學院文化研究資料中心的收藏，部分則來自「中國資料計畫」之特藏檔案，徵引時不另外註明出處。家書主要引自 *Chuckles behind the Door*，徵引時則註明頁碼。

皮爾斯在二次大戰後，受青年歸主（Youth for Christ）運動感召，於一九四七年前往中國宣教，親見戰爭造成兒童顛沛流離，遂於一九五〇年創辦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世展會首先解決韓戰孤兒問題，隨著韓戰結束、冷戰來臨，則在東亞各國協助建設並傳道。⁶ 皮爾斯和孫氏夫婦私交甚篤，曾經贊助芥菜種會辦公室的租金、吉普車、樂生療養院的改善經費、埔里基督教醫院草創時期的人事費用等，不一而足。一九五六年，美國新聞界爲了表揚皮爾斯在亞洲的慈善事業，爲他製作了一個電視專輯，邀請孫理蓮自臺返美在節目中擔任貴賓，接受捐贈給臺灣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圖三）⁷ 一九六七年孫雅各過世，皮爾斯兼程來臺參加葬禮。同年，他辭去了世界展望會的董事會主席，三年後則創立了一個新的國際救援組織「撒瑪利亞錢包」（The Samaritan's Purse）。⁸ 一九七二年，皮爾斯帶著攝影師和助理人員來臺，爲孫理蓮的宣教事業拍攝紀錄片，向美國教友介紹這位胼手胝足、傳揚基督的鄉親。



圖三：一九五六年返美上電視獲得捐贈
（引自 *These My People*）

皮爾斯來臺之前，是否先和孫理蓮談過腳本企畫，由於資料闕如，難以確知。不過，一九七二年九月，孫理蓮在報導信中說明對拍片的期待，以及她帶著皮爾斯一行環島攝錄的情形。這之後，孫理蓮返美巡迴演講時，幾度利用影片介紹臺灣，顯然皮爾斯離臺不久，即完成後製，提供芥菜種會使用。但她在報導信中正式提及影片的剪接、製作和發行，以及皮爾斯的主導權，卻是三年之後，而當時所討論的，已不限於在臺灣拍攝的內容，也包括了芥菜種會的南洋宣教事工。⁹

- ⁶ 關於皮爾斯和世界展望會的創立，見皮爾斯之女所寫其父傳記，Marilee Pierce Dunker, *Man of Vision, Woman of Prayer* (Nashville: T. Nelson, 1980). 此書四年後又加副標題增訂出版，見 Marilee Pierce Dunker, *Man of Vision, Woman of Prayer: Days of Glory, Seasons of Night* (Grand Rapids, Michigan: Ministry Resources Library,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 最近的回顧，見 Tim Stafford, "Imperfect Instrument: World Vision's Founder led a Tragic and Inspiring Life," *Christianity Today* 49.3(2005).
- ⁷ 這次上電視，孫理蓮獲得了由輝瑞（Charles Pfizer Co.）等藥廠贊助價值兩千美元的肺結核藥以及一台猶太醫院贈送的 X 光機。見 Lillian Dickson, *These My People: Serving Christ among the Mountain People of Taiw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58/1966 6th printing), Chapter 22 "America and Television," pp. 119-121.
- ⁸ 據稱皮爾斯憤而辭去世展會主席的一個原因，即董事會質疑他數度往返東亞的差旅費，見 Tim Stafford, "Imperfect Instrument: World Vision's Founder led a Tragic and Inspiring Life".
- ⁹ 《趁著白日》在美國會眾間的接受度如何，由於缺乏詳細資料，難以做統計分析。不過，孫理蓮的報導信顯示，她在年度返美巡迴演講時，會播放影片介紹臺灣。同時，芥菜種會的影片出借單上有這部片子，並曾經剪接成至少兩個版本，或可推測該片對於芥菜種會在美介紹臺灣事工，確實有用。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September 30, 1972, and Letter to "Dear Friends," April 30, 1975.

我在耶魯大學神學院收集到的《趁著白日》，是 VHS 的錄影帶，沒有字幕，片長將近三十二分鐘，自始至終以英文旁白穿插配樂進行，沒有訪談或同步錄音。不過，在同批檔案中，一張芥菜種會的宣傳單上，卻說該片長二十六分鐘，和收藏的版本相差六分鐘，顯示這部片子曾經剪成兩個不同的版本，或曾經過增刪。該張宣傳單載明芥菜種會免費出借三種宣教影片，除了《趁著白日》之外，還有“Miracle at Matarah: Indonesian Schoolchildren saved from raging fire”（十一分鐘）和“Widow Tan: True story of a Taiwanese Christian”（二十分鐘）。宣傳單上蓋了芥菜種會加州辦公室的地址章，不過，檔案中並未收藏另外兩部片子，唯一的影像資料，就是這一部《趁著白日》。（圖四～六）



圖四：耶魯大學神學院特藏室（作者攝）



圖五：特藏孫理蓮資料部份（作者攝）



圖六：影片出借宣傳單（耶魯大學神學院藏）

二、《趁著白日》影片分析

1. 內容大要

影片由孫理蓮清晨在陽明山上讀經禱告開始，鏡頭從她的背後俯瞰臺北盆地，一個男性緩慢而清晰的聲音介紹這位讀經的女士，以及她所讀的經句，約翰福音九章四節：「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接著孫理蓮從臺灣神學院孫雅各紀念館門前出發，由司機開車沿著中山北路徐行，到當

時在南京東路的芥菜種會辦公室，開始她一天的忙碌。這中間，影片標題：“While it is Day: Lillian Dickson's Taiwan,” 以及工作人員名單，包括攝影師（Y. B. Tang）、助理（Henry Go）、配樂（Ralph Carmichael）和剪接（Rick Ross）等字幕陸續出現，最後則是製作人 Dr. Bob Pierce。^⑩（圖七～八）

座車抵達辦公室時，芥菜種會的員工已經開始工作，鏡頭帶到操作算盤和打字機的人，並且給了這兩樣器材一個特寫，點明了芥菜種會仰賴募款信運作的特色。溫和而緩慢的旁白簡單敘述孫理蓮五十年前來臺的故事、聖經中「芥菜種」的比喻，以及截至目前芥菜種會的事工內容，並且說明孫理蓮在芥菜種會的一天是由敬拜開始。^⑪接著出現孫理蓮拉手風琴和同工一起晨更的畫面，旁白則說明孫理蓮的



圖七：孫理蓮在陽明山上讀經

同工皆為可靠的中國男女（dependable Chinese associates）。孫理蓮表情專注地看著樂譜，女同工則都穿戴整齊、表情愉悅，攝影師給了一位女同工一個特寫，不過她並未看鏡頭，而是羞赧地微笑唱詩（圖九）。然後鏡頭來到芥菜種會的門口，大批救濟物資送達，孫理蓮倚門微笑看著工人搬運，旁白則說明物資的種類和數量，例如全臺十四所孤兒院一個月便消耗掉從美國運來的六萬片餅乾，以及多種維他命等等。



圖八：《趁著白日》片頭



圖九：芥菜種會早晨崇拜

- ⑩ 工作人員介紹表中沒有旁白配音者，但從一九七五年四月皮爾斯邀孫理蓮赴美接受「撒瑪利亞錢包」頒獎時的訪問影片，可知《趁著白日》的旁白就是皮爾斯的聲音。一九七五年的訪問錄影，見國際芥菜種會的網頁，<http://www.mustardseed.org/msi-video-lillian-interview.php>，2010年11月18日查詢。皮爾斯為自己製拍的影片配音，也可從孫理蓮的報導信中得知，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November 30, 1978.
- ⑪ 聖經中耶穌曾兩度提到芥菜種，一次在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節以芥菜種比喻天國，另一次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六節，稱「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棵桑樹說你要拔起根來栽在海裡，它也必聽從你們。」孫理蓮是因後面這個比喻而創立芥菜種會。

影片的第二大段由孫理蓮離開芥菜種會，搭車巡視臺北郊區各個單位起始。她最先抵達育幼院，一棟紅色磚房座落在寬闊的綠草坪邊上，一位婦女抱著嬰兒推門而出，孫理蓮俯視嬰兒，鏡頭也隨之給了這個小寶貝一個特寫，旁白說明這是前晚發現的棄嬰。接著孫理蓮轉往另一個房間，其中收容了許多幼童，各自在有圍欄的床上玩耍，鏡頭反覆照著幼童的大眼睛和小胖腿，凸顯寶貝們的健康與可愛，旁白則表示棄嬰將在此受到照顧，將來能夠成為有用的公民。此時背景音樂溫柔流暢，隨著孫理蓮的腳步來到一間教室，她看著幼童閱讀國語課本、玩鞦韆滑梯。而一個女童則使出全身氣力嘗試吹氣球，鏡頭近距離地拍她鼓起腮幫子的俏皮模樣，旁白則說明山地幼兒死亡率達六成，須賴基督徒的愛心挽救。接下來的畫面中有許多女童和少女，或者玩洋娃娃，或者學習裁縫與刺繡。旁白分別說明女童的啞巴娃娃是來自美國的剩餘物資，少女則是在受職業訓練。孫理蓮曾經在給女兒的家信中抱怨有些美國人將回收空罐或斷頭娃娃當作物資送出，使她每每在接收捐贈時祈禱送來的不是垃圾。¹²不過，影片中的旁白倒是自我解嘲地說：既然這些臺灣孩童聽不懂英文，她們並不介意是已經壞了的啞巴娃娃。接著，穿著洋裝的女童和少女一起歡送結束視察的孫理蓮離開，圍著她的座車依依不捨。（圖一〇～一一）



圖一〇：育幼院中的大眼睛



圖一一：兒童歡送孫理蓮

鏡頭隨即將孫理蓮帶到芥菜種會少年之家，英文看板寫著：The Mustard Seed Inc. Rescue Home，其中一名老師在教導青少年男生「血壓和水壓的不同」，似乎是在上國文課，而且國語不是他們的母語。這些男生穿著卡其制服，大多皺眉，旁白則稱這是專門安置街頭少年的搶救機構，「總司令之子」（the son of the generalissimo）為了表示支持，也捐贈了一輛吉普車。很快地，鏡頭轉到下一個單位，並且在英文看板上停

¹² Letter to “Dear Marilyn and Vernon,” March 22, 1961, 收入 Marilyn Dickson Tank ed., *Chuckles behind the Door: Lillian Dickson's Personal Letters* (Taipei: year unknown), pp. 210-212.

留了約四秒鐘，上書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 EQUIPMENT GIVEN BY LILLY ENDOWMENT FUND/ IN GRATEFUL RECOGNITION (圖一二)，顯示影片的預設觀眾是英語世界的捐款人，而運鏡的目的即在確認捐款去向。看板之後，鏡頭展現職訓機構中的青少年正在受木工訓練，以及孫理蓮為他們籌款建設的一座游泳池。旁白則強調管理者是有陪伴青少年經驗的中國同工，而孫理蓮更是以知人善任自豪。至於受木工訓練，則是為了因應臺灣房屋不足。



圖一二：英文捐款看板

至此，影片大約進行了十三分鐘，鏡頭從大臺北地區各個頗具規模的輔訓機構，轉到鄉間戶外，面龐骯髒、赤裸乃至穿著開襠褲在地上爬的小孩，以及臉部刺青、正在勞動的老人。旁白則說明二次大戰期間，也就是孫氏夫婦不在臺灣的時候，基督教在臺灣山地復興，過去的獵人頭族也樂意接受善意的食物和衣服，已經有超過四千人成為基督徒。畫面上出現山地特有的石頭教堂，其中原住民少女和孩子們正在唱遊。旁白則強調只要教導一位聰明的青少年學習聖經故事，就會有十幾個孩子受惠。然後鏡頭轉到山地少年的職訓學校，和之前平地青少年的職訓機構一樣，給看板上的英文一個特寫，標明 THE MUSTARD SEED INC. BIBLE AND TRADE SCHOOL FOR MOUNTAIN BOYS, 而中文僅能識別「基」和「花」等字，應即基督教芥菜種會花蓮山地習藝所 (圖一三)。孫理蓮看著少年們飼養雞、羊和兔子，旁白說明她對教導務農的肯定，同時介紹畫面中另一位西方人唐華南牧師 (Vernon Tank)，他是孫理蓮的女婿，負責臺灣東海岸的山地事工。接著，又出現一面英文看板，上書 MUSTARD SEED INC. TRAINING CENTER FOR MT. GIRLS, 中文僅旁邊的「花」字可以辨識，應為「花蓮山地女子習藝所」(圖一四)。在配著輕快悠揚樂曲的畫面中，少女穿著中



圖一三：花蓮山地習藝所英文看板



圖一四：山地女子習藝所

學制服練習洗頭、燙髮、裁縫、刺繡、包紮傷口（圖一五）。旁白則說明少女習藝可以對家鄉做出貢獻，再次強調只要一人受教便能有多人受惠。而在戶外，則有一位少女彈風琴，其他多人練習舞蹈，表情愉快。由於此時影片的配樂是巴哈的小步舞曲，又有彈風琴的鏡頭，不免令人以為是同步錄音，但從少女的原住民舞蹈動作和節拍可知，風琴彈奏的應當不是巴哈的小步舞曲，而是其他曲子。

山地女子習藝所之後，畫面中又是一個英文看板：MUSTARD SEED INC. HUALIEN MT. MARY'S ROOM, 應即孫理蓮為照顧山地產婦於一九六〇年創立的馬利亞產院。影片拍攝孫理蓮視察產院內部，致贈禮物，撫抱嬰兒，而新產母親和孕婦則排排坐，表情或拘謹或靦腆，偶爾也有和她親切交談的。配合著溫柔和緩的音樂，鏡頭給了新生嬰兒一個四、五秒鐘的特寫，然後由照顧者將嬰兒抱到可以遠眺山水的戶外。旁白則引述孫理蓮的話，表示任何一個女人看到在馬槽生產的馬利亞，都會希望給她提供一間安適的產房，而孫理蓮過去在山地以炒鍋接生的經驗，更促使她籌辦馬利亞產院，讓山地嬰兒有遠景可期。

接在高嬰兒死亡率之後談的，則是山地的肺結核問題。鏡頭中呈現極度貧困的居家狀況，茅草屋內一個母親正在裁縫而四個子女圍觀，一名老婦抱起孩子，一名男士則領著一個男孩到診療所探視另一個男孩。旁白先介紹肺結核在山地蔓延的嚴重情形，患病的祖母傳染給孫子，以致於父親必須一再跑到醫院探視陸續患病的孩子。然後說明之前診療所曾因故關閉造成病患死亡，因此這次孫理蓮下定決心，儘管捐款不足，也要想辦法挪錢續辦。接著鏡頭便轉到一處山地肺病療養院，同樣地，給了英文看板特寫，全無中文字樣：MUSTARD SEED INC. T. B. SANITARIUM FOR MT. PEOPLE. 畫面中孫理蓮與唐華南進入探視，護士則戴著口罩正為女病人注射，另有成年女性病患穿著整齊地坐在床邊，或和孫理蓮一起玩拼圖。旁白則說明負責肺病療養院的門諾會醫生很有能力，因而病患得以陸續出院過正常生活，同時強調，孫理蓮的各種創設與作為，實因一九六七年逝世的丈夫孫雅各生前所曾給予的鼓勵。（圖一六～一八）



圖一五：山地少女學習包紮傷口



圖一六：山地肺病診療所



圖一七：護士為肺結核病患注射



圖一八：孫、唐訪視治癒病人

產院和肺病診療所之後，鏡頭轉向公路，先照車流，後拍鹽田水車，並且給踩水車的赤腳一個特寫。畫面中雞、井相伴，接著有女人喝井水，然後便見一位身材微胖的男醫生和一位女護士步行到患者家，先在戶外檢查病人小腿膿瘡，然後進入室內探視骨瘦如柴、躺臥在床上的截肢病人。旁白則稱雖然政府一再警告勸阻，但臺灣南部大鹽田區的居民仍長期引用井水，導致砷中毒，罹患烏腳病，痛苦難當，不僅無法成眠，甚至企圖自殺。由於經常延遲就醫而救助不及，因此只能截肢。雖然旁白介紹了基督教免費診所的存在，我們從其他資料中也知道該診所稱為「憐憫之門」(Door of Mercy)，但影片中並沒有英文看板之類的特寫，診所大門因鏡頭遙遠，不易確認字樣。進入診所內部則尚明亮寬敞，幾位病人群聚談話，一人以義肢行走，帶著一種無奈卻輕鬆的表情。鏡頭從一位身形瘦削、穿著白袍的醫生背後拍攝其檢視病人的情況，一名護士帶著口罩操作儀器，而另一名截肢的少年也進入病房。

接著孫理蓮和之前那位微胖的男醫生一起進入病房探視，旁白介紹這位醫生已經和孫理蓮合作三十年，獲得島上衛生官員的尊敬。同時，在孫理蓮為烏腳病人建設了第一棟病房之後，國民黨政府 (nationalist government) 終於也出資為女病人另闢房舍，並展開對此疾病的研究。接著這位醫生和孫理蓮一同檢視一名女童，女童的腳部潰爛、發黑，浸泡在藥水時則痛苦掙扎，抖動嚎啕，而旁白則稱此女童乃幼兒發病的第一例，令人不忍。之後，鏡頭轉向截肢後復健的病人，孫理蓮和這位微胖的醫生一同觀看護士教導病人運用復健器材。護士顯得有一點兒忙碌，而病人則表情鎮定。然後孫理蓮和這位醫生一同進入一處為使截肢患者自營生計而設立的草蓆工廠，旁白則稱此草蓆工廠由醫生的妻子負責管理。至此鏡頭已經在烏腳病診所、病房和復健工廠停留將近五分半鐘，可以說是整部紀錄片中單一主題最長的一節。(圖一九~二一)

醫療救助事業的片段之後，影片來到尾聲，同桌共餐的畫面傳達了孫理蓮與合作同工、受照顧者之間的情誼。鏡頭中同工切菜、炒菜，戴口罩的護士則小心翼翼地餵兒童吃飯。孫理蓮和孩子們圍著圓桌一同謝飯禱告，然後用餐。旁白首先介紹孫理蓮

的宣教理念，認為應該先滿足人們身體與生活方面的需要，才能滿足他們在信仰救贖方面的需要，然後說明以孫理蓮這麼一位外籍女性要在臺灣的男權社會中工作，必須仰賴本地同工，而孫理蓮之所以能獲得尊敬，正因為她信任本地同工的友誼和能力。

為了強調這是以信仰為出發的事工，在接下來的兩分鐘之內，影片將孫理蓮的醫療救助與教育慈善事業以講道、讀經和禱告等活動，配合著教堂和十字架等畫面，作了提綱挈領式的綜覽。先是孫理蓮在教堂中對著少年講道，然後她在監獄中對女囚說話。接著鏡頭拉長遠景，觀眾看到一群人在戶外山邊敬拜，有的孩子讀經禱告，有的

少年跪地祈求，各次敬拜的片段交錯，影片最後以十字架作結。旁白則說明：芥菜種會的事工，使神得以藉由耶穌基督與人產生關連，這一切，全繫於一位嬌小女子的捨身投入。然而，龐大且持續的需求，只能仰賴神的子民來自故鄉的贊助提供。最後，溫和而堅定的男聲，再一次朗讀了約翰福音九章四節的經文，提醒看這部影片的觀眾，此刻黑夜正逐漸逼近，行動要即時，趁著白日。



圖一九：截肢病患骨瘦如柴



圖二〇：孫理蓮與醫師檢查女童患者（該醫師為柯丁選，見內文頁 157-158）



圖二一：柯丁選巡視患者復健（見內文頁 157-158）

2. 影片敘事和傳記報導之異同

《趁著白日》片長三十二分鐘，大致可分為五段，除序幕（近兩分鐘）和末幕（近三分鐘）之外，主要為芥菜種會辦公室（約三分鐘）、兒童福利與青少年教育事工（共約十三分鐘，其中平地約八分鐘，山地約五分鐘）、以及醫療救助事工（近十一分鐘，其中山地產院和肺病診療所合計五分半鐘，大鹽田區烏腳病亦約五分半鐘）。若

將山地青少年職訓和產院、肺病診療所等合計，則針對原住民的福利事業共約十一分鐘。換句話說，這部影片介紹孫理蓮的宣教事業，主要著眼於山地服事，以及醫療救助，而這也和其他報導孫理蓮的文獻重點相符，包括一九六二年《基督教先鋒報》的短文“Littlest Lady with the Biggest Heart,” 一九六四年 Kenneth Wilson 所寫的傳記 *Angel at Her Shoulder* (中譯《天使在她身旁》)，以及一九八三年孫理蓮去世不久，女兒 Marilyn 在芥菜種會每月報導信中綜論母親一生的文字。¹³

影片也和文字資料相同，以美國捐款人為訴求對象，因此傳記報導以英文發表，而影片則全程以英語進行。雖然孫理蓮在臺灣是以臺語和本地人溝通，但由於影片採取旁白 (voice-over) 的方式，配上西式音樂，並多次特寫救助機構的英文看板，既無現場收音，也省略中文招牌，因此給人一種畫面中的臺灣人都能以英語和孫理蓮互動的錯覺。此外，影片和文字都形容臺灣為男權社會，強調孫理蓮身為外國女性在此地生活與工作的艱辛，同時也都高舉了曾任臺灣神學院院長的孫雅各對孫理蓮的影響。不過由於影片在一九六七年孫雅各去世之後才拍攝，因此並未如之前的傳記報導一般描繪兩人同甘共苦的宣教生涯，而是以一句旁白的方式帶過，說明孫理蓮從未或忘孫雅各對她的建議。

儘管有種種相似之處，和之前的傳記報導相比，這部宣教紀錄片仍有其特殊的所在。究其原因，除了影片和文字作為傳達訊息的媒介，在敘事手法上原有差異，影片在利用視覺效果引起同情 (或者好奇) 方面，也更游刃有餘。此外，時序推移，一九五〇到七〇年代芥菜種會的事工重點不同，而臺灣的政經情況有所轉變，也影響著影片中臺灣政府和人民的形象。

以 Wilson 所撰《天使在她身旁》的書寫為例，從孫理蓮最初來臺談起，形容她隨孫雅各入山服務，協助醫療團隊施藥包紮，主要扮演牧師娘的角色，說到二戰期間轉往圭亞那，獲得獨立傳道的經驗，深受啟發，以致於戰後返臺，宣稱「不願只當宣教師的妻子 (missionary's wife)，而要當宣教的妻子 (missionary wife)」，於是自創芥菜種會，正式展開宣教活動，救濟貧童和迷途青少年，介入樂生療養院改革，陸續在山地創設產院和結核病院，最後則以資助臺南烏腳病患作結。¹⁴ 一方面以長時間的敘事方式，按年代介紹孫理蓮的宣教生涯，另一方面各種事工的篇幅大致相當，對痲瘋病

¹³ 短文見 Clarence W. Hall, “Littlest Lady with the Biggest Heart,” first published by *Christian Herald* (May 1962), condensed and reprinted by *Reader's Digest* (New 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July 1962). 傳記見 Kenneth L. Wilson, *Angel at Her Shoulder: Lillian Dickson and Her Taiwan Mission*, forwarded by Daniel A. Pol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Christian Herald Paperback Library, 1970). 女兒的報導信見 Marilyn Dickson Tank, Letter to “Dear Friends,” January 14, 1983.

¹⁴ 關於孫理蓮的主亞那經驗及其影響，討論見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頁 106-107。

人的苦情和孫理蓮大刀闊斧的改革多所著墨，也不偏廢山地醫療和鹽田烏腳病的問題。倘若輔以孫理蓮曾經出版的兩本著作，一為介紹原住民，題為 *These My People* (中譯《這是我同胞》)，另一專門討論樂生問題，題為 *Loving the Lepers*，則可見她對這兩項事工投入的程度之深。¹⁵

影片《趁著白日》的敘事手法，則和一九六〇年代的傳記報導不同，是以孫理蓮某一天的生活為主軸，利用不同空間的串聯，作橫切面的鋪陳。影片從陽明山烏瞰臺北盆地開場，一天的活動從芥菜種會辦公室出發，最後則以山地教會的十字架作結，在在表明所有空間都在臺灣，臺灣才是重點。不論是孫理蓮故鄉的美國，帶來人生轉捩點的圭亞那，或是芥菜種會自一九六八年起在南洋新開拓的「焚棘海外宣道會」，都不在介紹之列。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影片中的臺灣女性，不論是照顧者，包括芥菜種會的同工和烏腳病院的護士，或是受照顧者，如育幼院中的女童和山地產院中的孕婦，大多和孫理蓮一樣，穿著洋裝，有些還配戴項鍊，外觀上和美國信徒並無大異。此外，如前所述，配音帶來一種大家都能以英語和孫理蓮交談的錯覺，更拉近了影中人與觀眾的距離。不論是彬彬有禮地和孫理蓮寒暄，或是成群結隊歡送她的座車離去，較之文字，影片都更有效地展示了臺灣「現代化」的進程。¹⁶

敘事手法之外，影片著重的疾病與醫療問題，乃至其中的政府角色，也和傳記報導不盡相同。如前所述，其中涉及醫療救助最長的片段是臺南大鹽田區的烏腳病問題，山地的部分則介紹產院和肺病診療所，至於樂生癲瘋病院，則完全不見蹤影。從描述癲瘋病到強調烏腳病，這其中的變化，固然是由於傳記出版社和影片製作人各有訴求的讀者和觀眾，卻也涉及不同時代的醫療工作，及其中宣教士、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關係的演變。

《天使在她身旁》由基督教先鋒報出版，該報負責人 Daniel Poling 曾經贊助興建臺灣中部的孤兒院。一九五三年孫理蓮藉返美述職之便，曾赴紐約向他募款而遭到婉拒。孰料數日之後，Poling 即接獲一筆指定救助癲瘋病人的捐款，便順理成章地協助孫理蓮在樂生療養院設立了職業治療室 (Occupational Therapy Room)。當時的樂生病院，承繼日治時期的隔離體制，加上收容大陸來臺病患，不但設備簡陋，照顧不周，更因族群衝突而紛爭不斷。Wilson 的書中，政府的形象不佳，以貪污無能的院長為

¹⁵ 山地服事，見 *These My People*，改革樂生療養院並救助癲瘋病患，見 Lillian Dickson, *Loving the Lepers* (Taipei: The Mustard Seed, Inc., 1953/1983).

¹⁶ 孫理蓮在介紹山地宣教時，曾提到戰後原住民青年男女嚮往現代化的生活，因而樂於接受芥菜種會提供的教育訓練。從她的專書和傳記報導可知，這個「現代化」生活的內容，包括每天用肥皂洗澡、換乾淨的衣服、喝西式飲品如牛奶來增強體魄，以及彈風琴、唱詩歌等美式崇拜。雖然透過文字，美國信徒或可想像在宣教士的努力之下，臺灣人逐漸過著美式的現代生活，但紀錄影片從服裝和語言上所傳遞的訊息，毋寧更為直接。孫理蓮書信及其傳記作者所傳達的現代生活，討論見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第五節「基督教的美國與自由中國」，頁 131-142。

其代表，對照孫理蓮所反映的基督教慈善事業及其愛心網絡。孫理蓮自己的著作 *Loving the Lepers* 中（1953），更以戰後戒嚴，政府高壓統治為敘述背景，傳達改革不易的訊息，凸顯她堅定不移的信心。兩書也曾分別描寫臺灣警察對美籍人士前倨後恭，美國新聞處對慈善宣教保持距離的態度，字裡行間不時透露著孫理蓮和臺灣神學院的緊密連結，長老教會與政府的若即若離，以及國民黨政府對美國在各方面的仰仗。¹⁷ 雖然其他資料顯示，不論在痲瘋院、山地鄉或烏腳病診所，都曾經有臺灣的醫護人員和善心人士參與，但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這些英文的宣傳文獻中，挺身協助孫理蓮治療病人、看護患者的，往往是在臺灣的外籍人士，伸出援手提供資金的，則是美國的教會與宣道機構。¹⁸

相對於此，《趁著白日》中所呈現的臺灣人民和政府形象卻不大相同。影片中孫理蓮一天的活動由芥菜種會辦公室開始，她和本地的同工一起崇拜，為他們拉手風琴，旁白則屢屢稱讚這些「中國夥伴」（Chinese associates）的友誼和能力值得信賴。不論是影片最初吟唱詩歌、中段木工職訓，或是最末烹飪共享時，影片都給本地同工不少特寫鏡頭，他們的表情或和善謙卑、或嚴謹認真，配合著旁白轉述孫理蓮自詡知人善任，傳達出合作關係美好順暢的訊息。這種合作無間的印象，不僅表現在具有共同信仰的教友之間，也包括了國民黨政府受孫理蓮感召而釋出善意。一九六二年 Wilson 在寫《天使在她身旁》時，西南大鹽田區烏腳病患僅由芥菜種會募款資助，除了臺大醫院因受省衛生處委託研究，曾提供六個免費床位之外，政府並未介入救治。但一九七二年皮爾斯來拍片時，省府第一期「烏腳病防治計畫」已經展開，政府的角色加重，《趁著白日》也反映了新的發展。

3. 三人一體的政府代表：救治烏腳病的基督徒醫師

如前所述，《趁著白日》的敘事進行到烏腳病的片段時，是由一位微胖的男醫生和一位女護士到病患家中訪視。這位男醫生接著在影片中又出現了三次，分別是和孫理蓮共同探訪病房、檢查女童患者，以及視察草蓆工廠。在這幾次中，英語旁白介紹他是一位基督徒醫生，和孫理蓮合作了三十年，受到島上衛生官員的尊敬，草蓆工廠便是由他的妻子負責。在這五分半鐘左右的影片中，唯一出現的另一位醫師，是身形瘦削、穿著白袍，僅見背側影，正在為患者治療的人，然而旁白並未提到他。

¹⁷ 臺灣警察前倨後恭，見 Wilson, *Angel at Her Shoulder*, pp. 91-92. 美國在臺政府機構對宣教事業保持距離的態度，見 Wilson, *Angel at Her Shoulder*, pp. 95-96, 131-132, 以及 Dickson, *Loving the Lepers*, p. 15. 宣教士、美國政府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討論見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頁 131-142。

¹⁸ 在書中，最早指出烏腳病可能肇因於飲用井水砷中毒的，也是美國軍醫團隊，見 Wilson, *Angel at Her Shoulder*, p. 222.

檢視孫理蓮的書信和相關文字記載可知，一九七〇年之前在北門診治烏腳病患的醫生，主要有兩位，一位是自一九五〇年代起便以自家診所為北門地區貧病患者免費看診的王金河，另一位則是由孫理蓮贊助赴美習醫，一九五六年和她共同創立埔里基督教山地中心診所的謝緯（圖二二）。王的身形瘦削，謝則稍微壯碩些。一九六〇年當孫理蓮回應臺南神學院訪問學者法蘭克林牧師的呼籲，南下資助王金河的北門診所時，她尋求協助的第一位人選，便是長期與她合作的謝緯。謝緯醫師每週四自行攜帶手術用具，從埔里南下，到北門為患者截肢。而一九六四年孫理蓮募款創立草蓆工廠之後，繼續負責經費申辦、復健管理、成品產銷的，則是王金河的妻子毛碧梅。然而，謝緯因奔波於埔里、北門與二林之間為病人看診，勞累過度，一九七〇年六月遭逢車禍去世，並無緣參與一九七二年紀錄片的拍攝，而王金河則僅有背側影（圖二三）。¹⁹那麼影片中的微胖男醫生，究竟是誰呢？經尋訪比對，得知是謝緯去世後，受孫理蓮之邀，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以臺灣省政府委員身份赴北門視察，並於一九七二年出任省府「烏腳病防治小組」召集人的柯丁選醫師。²⁰



圖二二：孫理蓮、謝緯和山地嫗姆學校

（引自埔里基督教醫院院史工作小組，《愚人之友》115〔2005〕：8-9）



圖二三：孫理蓮探視王金河診治烏腳病患
（引自《北門嶼足有情》）

- ¹⁹ 謝緯生平事蹟及其車禍事故，見謝大立，《謝緯和他的時代》（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頁180-199。孫理蓮借重王金河既有診所為烏腳病患看診，見Wilson, *Angel at Her Shoulder*, p. 221。王金河自述詳情，見陳正美、黃宏森主編，《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回憶錄》（臺南縣北門鄉：王金河文化藝術基金會；南投市：臺灣文獻館；臺南縣新營市：臺南縣政府，2009）。討論見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頁119-120。
- ²⁰ 影中人為柯丁選，是詢問當年北門免費診所的護理長王綉雲，也就是影片中陪同醫師訪視病家的護士，並比對孫理蓮書信中的照片確認。柯丁選以省府委員身份南下視察烏腳病，見《中央日報》1970.7.31，第八版。省府的烏腳病防治計畫，自一九七〇年初擬至一九九四年終止，共五期。

柯丁選二戰前赴日進修醫學，光復後返回花蓮行醫，曾參與基督教門諾診所。孫理蓮夫婦在臺灣山地宣教，深入花東山區，起初由門諾會協助，後亦曾與門諾醫師同工。不過，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孫理蓮的各種書信報導中皆未見提及柯丁選的名字，兩人究竟如何結識合作，難以確知。柯丁選自一九五〇年代即往政界發展，歷任花蓮縣議員、議長、縣長，一九七〇年夏天南下巡視時，則剛卸下臺灣省政府建設廳長之職，出任省府委員。儘管也曾開業，或服役任軍醫，但大半人生以公職為重。雖然謝緯去世後，孫理蓮邀請他參與北門診所，為患者截肢，不過，自一九七二年出任防治小組召集人起，柯丁選在臺灣烏腳病各種文獻中，主要扮演的毋寧是政府經援和監督的角色。他每年為防治報告寫序上簽，說明進度、確認經費，至一九七八年卸任為止。²¹

烏腳病雖然在日治時期即出現病例，並且自一九五〇年代起便受到臺南當地醫護人員的關切，卻無任何慈善團體或政府機構介入救援。省政府最初以遷村處理，後來則委託臺大醫院進行研究。²²直到孫理蓮回應需求，募款成立免費診所，病患的慘狀和教會的努力，透過新聞媒體不斷披露，才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一九七一年終於頒布臺灣省烏腳病防治第一期五年計畫，負責的醫師便是柯丁選。²³柯丁選代表政府對烏腳病的重視，和謝緯手術治療、王金河長駐照顧不同。而皮爾斯拍攝宣傳紀錄片時，在影像方面，由柯丁選陪同孫理蓮出入各種場合，王金河僅以背影處理；在旁白方面，則張冠李戴，結合謝緯和王金河夫婦的事蹟來形容畫面中的柯丁選，同時在孫、柯兩人探視女性病房時，強調此乃在國民黨政府（nationalist government）的支持下建設完成。

將謝緯、王金河與柯丁選三人合為一體，綜述芥菜種會救助烏腳病的事蹟，如此安排，似乎表示對皮爾斯預設的觀眾而言，除了孫理蓮之外，其他人誰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捐款是否經由負責任的基督徒醫師運用在需要的所在。²⁴孫理蓮的容

²¹ 孫理蓮邀請柯丁選繼任謝緯手術之責，見 Letter to “Dear Friends,” April 30, 1971. 至一九七六年八月以省府委員代理花蓮縣長，結束為烏腳病患每週的手術服務，柯丁選共計開刀七百七十一人次。當時報導便稱，省政府將他調回花蓮時，只考慮到政壇的人緣因素，未想到柯丁選與烏腳病患的關係，事見《中國時報》1976.8.23，第二版。柯丁選代表政府，擔任防治小組召集人，見臺灣省烏腳病防治小組，《烏腳病之研究報告》（臺中：臺灣省政府衛生處，1974-1984）。

²² 省政府最初以遷村處理烏腳病，一九五六年將臺南縣安定鄉復榮村的居民遷移至新建的大同村，一九五七年起地方報紙如《中華日報》南部版和當地醫生強烈關注，一九五八年省政府決定委託臺大醫院調查病因，而有陳拱北所率臺大團隊為期兩年的實地調查，見吳昭儀，《從遷村到防治：台灣公衛史上的烏腳病》（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33-34。

²³ 王金河曾回憶當時中視記者持續採訪，目的就是要「報導到行政院長來到北門看烏腳病患」，見《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回憶錄》，頁172。中央黨政要員首先巡視烏腳病患區的，應為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見《中國時報》1969.6.30，第三版。而蔣經國則是到一九七三年才首度造訪，見《中國時報》1973.4.20，第三版。

²⁴ 王金河醫師近年來受到鄉親、媒體、教會團體和政府的重視，不但出現在多種口述訪問和新聞報導中，更成功申請將北門診所改建為烏腳病紀念館，其形象和一九七二年這部紀錄片中的無聲背影不可同日而語。

貌，以及她的臺灣宣教事工，對美國教友而言可能並不陌生。前面提到，她曾在一九五六年返美上電視接受捐贈。一九六九年的報導信中，則提到一位美國貿易代表來臺進行商務談判，特地走訪孫理蓮，要求合照，作為美國牛肉確實輸往臺灣的證明。²⁵不過，影片中將謝緯、王金河與柯丁選合體，並以柯丁選代表救治烏腳病的基督徒醫師，此一選擇，卻巧妙地反映了一九七〇年代美籍宣教士在臺灣、美國和世界政治局勢角力下的處境。

一九七〇年始，美軍在越南的戰力逐漸疲軟，美國國內反戰示威日趨激烈。孫理蓮與美國訪臺人士晤談，評估十年內東亞會有劇烈變化，便曾在報導信中引用約翰福音九章四節：「趁著白日，黑夜將至」，勉勵同工加強宣教，提醒贊助者趕緊奉獻。²⁶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臺灣對美國政府而言，既是圍堵共產世界防線中的一段，又是國際政治合縱連橫中的燙手山芋，但對基督教慈善團體而言，卻更是堅強的反共盟友了。當時在臺美籍宣教士大多不能諒解母國政府，孫理蓮正為北門烏腳病患籌措義肢經費，擔心臺灣狀況不穩，美國教友猶豫，宣稱只好動用自己的逃難存款補足。²⁷該年政治氣氛緊繃，她返美述職時不得不取消巡迴演講，提前返臺。²⁸

二次大戰前，孫理蓮的寄信地址，慣寫「臺北、福爾摩沙、日本」(Taihoku, Formosa, Japan) 或「淡水、臺灣」(Tamsui, Taiwan)。戰後重返，則以「臺北、臺灣」(Taipeh, Taiwan) 或「臺北、福爾摩沙」(Taipeh, Formosa) 自稱。芥菜種會成立後，正式的信封印為「臺北、臺灣、中華民國」(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但，一九七〇年代，她在許多信的寄件地址上特別標出「自由中國」(Free China)。一九七五年四月的報導信，破題先講蔣介石過世的消息，並稱越戰已進入尾聲（西貢於該月淪入北越手中），陰影籠罩，東南亞將如骨牌般陷入共黨之手，但信末卻以臺灣大赦作為喜事，向鄉親回報，祈求美國信眾繼續支持。²⁹一九七八年底的報導信，最重要的訊息則是美國和臺灣斷交，與中共建交，孫理蓮憂心共產黑夜來臨，臺灣宣教將越發艱辛卻意義重大，她請求鄉親再次伸出援手。³⁰

《趁著白日》，不論片名或內容，都深刻反映了一九七〇年代孫理蓮作為美籍宣教士的處境與訴求。片中的臺灣，和五〇、六〇年代不同，救助事業不再僅僅仰仗外籍

²⁵ 這位貿易代表是明尼蘇達州的牛肉商，訪臺期間請孫理蓮合照以資證明的小故事，見 Letter to "Dear Friends," March 31, 1969.

²⁶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June 30, 1970.

²⁷ 蒲菲力，《芥菜仍在茁長中》（臺北：芥菜種會出版，1974），頁 155-156。

²⁸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October 30, 1971.

²⁹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April 30, 1975.

³⁰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December 30, 1978.

醫護人員，本地同工的身影無所不在。政府的形象也已轉變，不再以痲瘋院長的貪污無能為改革訴求，卻對蔣經國及國民黨政府的協助多所著墨。柯丁選的身份，彰顯了政府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而這個政府代表自由中國，是基督教的美國應該攜手合作的對象。即使美國官方在政策上轉向，美國教友卻不可放棄臺灣。臺灣仍需美國的援助，而美國則應繼續保護這個宣教反共的最前線，毋寧是這部紀錄片最重要的訊息。從孫理蓮在芥菜種會辦公室觀看剛才送抵的美援物資，到頻繁出現的嬰幼兒面龐特寫，在在顯示臺灣是重要的宣教工場，才剛站穩腳步，需要持續照顧。而整部影片名為《趁著白日：孫理蓮的臺灣》，以約翰福音九章四節的經句起始和結束，將她的醫療救助事業，自由白日對抗共產黑夜的比喻，和基督教信仰結合展現。

三、宣教影像及其中的疾病與醫療

1. 激發同情、徵信確認：從照相到影片

《趁著白日》雖然有其特定的政治氣氛，作為宣教影片卻非憑空而出。基督教透過影像宣道的歷史悠久，中古歐洲教堂中的彩繪玻璃與壁畫，向芸芸眾生宣講神的國度，已是宗教史上的常識。雖然十六世紀改革宗教派擔心偶像崇拜問題，力圖與羅馬公教劃清界限，致使反對宗教圖像運動在各地風起雲湧，但其間仍有宗教領袖極力區分圖像與偶像，主張維持文化傳統，藉由繪畫雕刻等視覺媒材介紹聖經故事、神蹟奇事和教會歷史。³¹ 十九世紀攝影技術發明後，不乏傳道人採用照片或立體幻燈機（Stereopticon）作為宣講的輔助器材。儘管默片時代的基督教電影終因不敵偶像崇拜的質疑而衰落，但以影片宣教的嘗試卻不絕如縷。二十世紀前半美國教會領袖創設電影公司，透過劇情電影、紀錄片和教學影片傳道，不但未與好萊塢電影工業劃清界限，還學習製播並改良技術。³² 而對海外宣教士來說，不論靜態的照片或動態的影片，都

³¹ 基督教傳統對圖像與偶像的疑慮與爭議，討論見花亦芬，〈宗教圖像爭議與路德教派文化政策——以紐倫堡接受宗教改革過程為中心的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70（2009）：179-229。

³² 教會運用影像講道，從立體幻燈機到默片興衰的歷史，見 Terry Lindvall, *Sanctuary Cinema: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Film Indust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二十世紀前半美國教會領袖創設電影公司，最著名者，或屬委瑞內拉裔的實業家 Carlos Octavia Baptista 所創立的 Baptista Films 和明尼蘇達州出身的牧師 James Kempe Friedrich 的 Cathedral Films。這兩個基督教電影公司的取徑不同，Baptista Films 較多投入宣教紀錄片和教學影片，Cathedral Films 則以劇情片為主，不過兩者所涵蓋的主題都包括聖經故事和教會歷史。雖然，近代以前教會透過繪畫雕刻呈現，現代教會則加入影片作為宣教媒體，但在訴說神蹟奇事，傳達自古至今上帝的作為和人的回應這一層面上，靜態的圖像和動態的影片，其功能與目標可說是一致的。不過，不論是繪畫雕刻或宣教影片，在描繪聖經人物時似乎比在述說教會歷史時容易遭遇偶像崇拜的質疑。電影中的偶像崇拜問題，討論見 Lindvall, *Sanctuary Cinema*. Chapter 1 “The Brazen Serpent” and “Conclusion: Film as Religion.” 早期基督教電影公司的歷史，討論見 Brian A. Hess,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 a Look at Two Christian Film Companies* (Virginia Beach, VA: Regent University Press, 2000)。最近，

能賴以介紹信仰，拉近與會眾的距離，或做為向差會報告的附件，並尋求支援。³³

醫療傳道既是十九世紀海外宣教的重要手段，聖經中耶穌治癒瞎子、癱腿和麻瘋病人，以及好撒瑪利亞人救助傷者的故事，便以各種圖畫方式出現在宣教場所。十九世紀末加拿大長老會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和英國長老會醫師馬雅各（James Maxwell, 1836-1921）分別在臺灣北部與南部傳道，也都曾留下照片。馬雅各在臺南看西街創設臺灣第一間西式醫館，後來發展為新樓醫院，便曾拍照記錄。他的兒子馬雅各二世（1873-1951）為人看診（圖二四）、新樓院長周惠憐（Percival Cheal, 1886-1957）手術治療，也都曾留影存檔（圖二五）。馬偕為人拔牙的畫面，更是臺灣醫療史上的共同記憶（圖二六）。³⁴ 一九一一年奉英國



圖二四：馬雅各二世看診（引自《新樓情·舊相簿》）



圖二五：周惠憐手術現場（引自《新樓情·舊相簿》）

長老教會差派來臺的加拿大醫生戴仁壽（George Gushue-Taylor, 1883-1954），積極從事撲滅癩病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出任馬偕紀念醫院院長，親自為患者看診，一九三二年則創立樂山園癩病療養院。他寄回英國母會的報告中，便附了許多相片，描繪臺灣

惠頓神學院（Wheaton College）圖書館將 Baptista 公司製拍的多種宣教紀錄片和教學影片目錄上傳網路，供研究者使用。見 <http://www.wheaton.edu/bgc/archives/GUIDES/225.htm#604>（2010.11.18 查詢）。

³³ 近年來，瑞典差會將二十世紀初期傳教士在東土耳其斯坦（今新疆）拍攝的紀錄影片整理、剪輯、並加入口述歷史，公開上傳網路，藉以激勵信徒，也嘉惠研究者。其中 Rikard Nyström 所拍默片〈瑞典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差傳〉（Swedish Mission in East Turkistan, 1930-1931），分為數節，先介紹東土耳其斯坦的風土民情，包括農作、市集和文藝活動等，然後說明當地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包括學童唱遊、老少禮拜等，而連接前後兩部分的，則是標題名為「疾病的困難」（difficulties with illness）的一小節。畫面中，眾人席地而坐，前有身材似為女性的蒙面人，手執長竿，上有樹葉布條，左右環繞舞蹈，旁則有三四名持圓鼓和弦樂器的男子奏樂，似乎正在進行儀式性的醫療。瑞典差會及其宣教紀錄片，見：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swedish-mission-project>（2010.11.18 查詢）。

³⁴ 看西街醫館、馬雅各二世和周惠憐手術照片，見新樓歷史文物小組編，《新樓情·舊相簿》（臺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1998）。馬偕拔牙及其醫療行為的近代化意義，討論見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臺北：群學出版社，2005），第二章〈馬偕的早期近代化〉。

患者疾病、醫療與生活的情形。學者曾分析馬偕醫院診療室的照片，認為呈現了瘋癲病新式療法的空間配置，而病患在樂山園中墾地、種菜、修路、建屋的身影，更彰顯了戴仁壽工作治療的理念。³⁵ 奉加拿大長老會差派來臺的孫雅各夫婦，自一九二七年抵臺之後，也留下不少影像。孫理蓮戰後初返臺灣山地宣教時，曾以法蘭絨壁畫講聖經故事，並拉手風琴邊彈邊唱，吸引群眾。而耶魯神學院圖書館中的檔案則顯示，這些照片或收錄於各種文宣書籍中、或附在每月報導信之後、或印在獨立發送的傳單上，都記錄了孫氏夫婦在臺灣的工作與生活，也擔負著報告宣教成果的責任。³⁶



圖二六：馬偕拔牙（真理大學校史館典藏）

宣教士介紹異邦、報告成果，並尋求母國和母會的支持，影像同時具有激發同情和徵信確認的功能。來臺為孫理蓮拍攝《趁著白日》的皮爾斯，便是一位善用影像報導、推動宣教事工的人。他自一九四七年訪問中國起，便帶著攝影機沿途拍照，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內地會演講時，已經藉由幻燈片介紹所見所聞。不久，韓戰爆發，他將戰爭孤兒飢饉困頓的形象送回北美，祈求信徒一一認領贊助，獲得巨大迴響，遂於一九五〇年成立了世界展望會。³⁷ 透過照片，將貧童或孤兒的模樣介紹給北美的贊助者，以建立關係，這個方法，也為孫理蓮所採用。她每月寄回美加的報導信，在信末附加募款項目，並承諾將受助兒童或少女的照片寄給贊助者。而每年定期返鄉述職，也會帶著臺灣學童的照片，在參訪教會中一一介紹，為他們募集獎學金。³⁸

³⁵ 戴仁壽照片的討論，見王文基，〈癩病園裡的異鄉人——戴仁壽與臺灣醫療宣教〉，《古今論衡》9（2003）：115-124，以及 Wen-ji Wang, “‘Laying out a Model Village’: George Gushue-Taylor and Missionary Leprosy Work in Colonial Taiwa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2007): 111-133.

³⁶ 孫理蓮隨門諾醫療團上山，並以圖畫音樂宣教，見 Letter to “Dear Marilyn,” November 11, 1947, 收入 *Chuckles behind the Door*, pp. 99-100. 芥菜種會日後也經常透過繪畫或雕塑聖經故事作為宣教或節慶之用，樂生院中更有一位富於藝術天分的木工長期協助製作相關產品，見 Letter to “Dear Friends,” March 30, 1974.

³⁷ 皮爾斯一九四八年以幻燈片在上海內地會演講的事蹟與迴響，見 Marilyn Dickson Tank, Letter to “Dear Friends,” September 30, 1978.

³⁸ 最晚自一九五九年起，孫理蓮便會在報導信末附加募款項目並承諾寄發照片，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February 28, 1959. 帶學童相片返美演講，募集獎學金，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October 28, 1968.

除了芥菜種會主動寄發的照片之外，孫理蓮在代表自由中國的臺灣從事救助事業，也引起歐美教會和媒體的注意。一九六七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派員來臺拍攝紀錄片介紹臺灣，希望將芥菜種會的事工納入片中。孫理蓮起初因行程過於忙碌，不太熱中，後經提醒影片的宣傳效果，便欣然同意，帶著 BBC 的記者到樂生療養院錄影，並特別強調院民手指殘缺，卻以手掌奉獻的動人畫面。³⁹

事實上，照顧者慈愛積極，尋求解決之道，受照顧者令人同情卻殘而不廢，可說是宣教影片處理疾病與醫療的基調。這次 BBC 拍攝痲瘋病患的影像，目前不可得見，無法確知運鏡採訪的情形。不過，孫理蓮建議記者拍攝殘掌奉獻，反映了宣教紀錄片呈現患者的方式，可以在另一段皮爾斯拍攝的影片中看到。一九七五年四月，皮爾斯做為「撒瑪利亞錢包」的創辦人，邀請孫理蓮赴美接受表揚和專訪。這次訪問錄影共二十二分鐘，除了兩人對談，也穿插播放了約四分鐘孫理蓮和樂生院眾一同領聖餐的影片。⁴⁰畫面中，痲瘋病患或鼻樑塌陷，或手指不全，卻仍高唱聖詩，或低頭閉目、虔敬禱告，或以手掌吃力地夾起聖杯同飲。鏡頭幾度聚焦在院眾的面龐或手部，呈現殘缺但安詳的強烈對比。這樣的畫面令人想起《趁著白日》中結核病院的清爽和烏腳病診療所中截肢病人的表情。（圖二七）



圖二七：痲瘋病患殘掌領聖餐
（引自國際芥菜種會網頁）

《趁著白日》介紹山地結核病時，先以環境髒亂切入，並顯示居住空間陰暗狹小，雖然旁白說明一個祖母染病傳給了幾個孫子，但鏡頭中完全未見貌似蒼白消瘦或咳嗽臥床的病人景象，反而藉由父親探視孩子的話題，很快就來到清潔明亮的患者收容所。畫面中的父子兄弟親切對話，旁白則稱醫生能力強，病人很快即可出院。女性病房中，更見穿戴整齊的病人和孫理蓮或交談、或玩拼圖遊戲。疾病的刻畫不明顯，

³⁹ 英國廣播公司來訪拍攝樂生療養院事，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May 30, 1967. 有了這次經驗，一年之後，又有來自日內瓦的攝影師到訪拍照，孫理蓮便極力配合。瑞士攝影師來拍照事，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February 29, 1968.

⁴⁰ 受邀表揚事，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April 30, 1975. 信中提到同時受獎者包括 *The Hiding Place* 的作者 Corrie ten Boom 及其他基督教機構人士。這次專訪穿插播放的影片，除了樂生院眾領聖餐外，也有芥菜種會南洋宣教的畫面，應是一九七四年三月皮爾斯一行隨孫理蓮到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巡視時所拍，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March 30, 1974. 這段二十二分鐘的訪問錄影，目前掛在國際芥菜種會網頁上：<http://www.mustardseed.org/msi-video-lillian-interview.php>（2010.11.18 查詢）。



圖二八：父兄探視結核子弟



圖二九：孫理蓮和肺結核病人

強調的是療養的空間及其效果（圖二八～二九），這一點也和二十世紀初戴仁壽寄回英國長老會報告中樂山園的照片相仿。

2. 宣教、電影與公衛紀錄片：烏腳病故事三說

《趁著白日》中烏腳病的部分超過五分鐘，佔整部片子六分之一，是單一主題最長的片段。但其中檢視病患苦情的時間短暫，很快就進入醫師診治、病人復健、製作草蓆維生的積極畫面。病人雖拄著柺杖，但行動頗為熟練，已裝義肢者雖然表情無奈，卻沒有痛苦的面容，並且走路輕快，看來復健效果不錯，草蓆工廠更呈現一種殘而不廢的希望。

宣教影片的處理方式，若和電影或公共衛生紀錄片相比，更能看出其強調的重點。近年來，烏腳病的故事頗受重視，相關影像不斷披露。一九九七年根據同名小說製拍的懷舊電影《一隻烏仔哮啾啾》，描繪烏腳病流行地區一對貧困祖孫的故事（約一百分鐘）。⁴¹二〇〇四年公共電視臺製播臺灣公衛發展史的系列紀錄片《戰疫——台灣流行疾病》，也將烏腳病防治專設一集（約五十分鐘）。兩者呈現烏腳病的病因、治療，乃至患者、醫生和政府之間的關係，用以對照《趁著白日》，更能凸顯一九七〇年代美籍宣教士身處的臺灣。⁴²

⁴¹ 原著：黃崇雄，《一隻烏仔哮啾啾》（臺北：臺笠出版社，1989）；改編電影：張志勇導演，《一隻烏仔哮啾啾》（臺北：嚙舍電影有限公司，1997）。該片獲得一九九七年金馬獎評審團大獎、亞太影展最佳影片，並獲選為上海電影節觀摩影片。對懷舊電影的分析，見李亞梅，〈九〇年代的懷舊電影《一隻烏仔哮啾啾》〉，收入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電影檔案：第三十四屆金馬獎得獎影片》（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1998），頁62-71。

⁴² 華岡興業基金會製作、公共電視臺監製，《戰疫——台灣流行疾病》（臺北：公共電視臺，2004），第四集〈烏腳病〉。此系列共九集，除烏腳病外，包括SARS、痲瘋、小兒麻痺、瘧疾、登革熱、B型肝炎、肺結核、環境公害與愛滋病等。

就病因而言，一九五〇年代在地醫生調查患者及其環境，曾提出造成烏腳病的七種可能，包括中毒和維生素缺乏。⁴⁵而大鹽田區的風水不佳以及南鯤身代天府前的殘障乞丐，也一直與烏腳病形象掛勾。⁴⁴《一隻烏仔哮啾啾》開場，先以主角阿鐘在井邊與鄰婦的對話，點出了村民對井水致病的認識。但當政府人員到秀美家裝置自來水時，卻又藉著鄰居圍觀議論，提出質疑，稱民衆皆飲井水，卻非人人患病，可見烏腳病和飲水無關，實因上輩子行惡所致。而秀美的父親和阿鐘的阿公水龍聊到截肢的下場，則稱早鋸早死，晚鋸晚死，沒死是因祖宗積德。電影透過民衆的口，將報應等在地信仰納入致病脈絡中，並不全然以飲用井水砷中毒解釋。公衛紀錄片《戰疫》中，除了區分淺井（鼓井）和深井（地河井），指出深井才是罪魁之外，也因應後來的研究，透過螢光物質顯像，提出井水中致病物質非砷，而是腐植酸，甚至綜合各家理論，主張也可能是多種致病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⁴⁵

或有學者認為，莫衷一是的病因，傳遞病魔不知來自何方的恐慌感，可能造成疾病的污名化。⁴⁶不過，這些異說都未出現在宣教紀錄片中。螢光物質致病的看法，可能晚於一九七二年，因而未被《趁著白日》採納。但從《天使在她身旁》以及一九六〇年代芥菜種會的報導信中可知，孫理蓮最初接觸烏腳病患後，有感於當地居民營養不良，確曾廣設牛奶供應站。對此，《趁著白日》絲毫未提，而是直指飲用井水砷中毒造成烏腳病，既未涉及貧窮與維生素缺乏問題，也不討論報應等超自然影響，或藉由駁斥在地信仰來凸顯基督教的疾病解釋權。它對醫學採取一種事實如此（matter of fact）的態度，直截了當地傳遞最新研究成果，然後便積極進入治療與復健的階段。

就疾病的痛苦形象而言，在《一隻烏仔哮啾啾》中，水龍阿公因截肢而行動遲緩，平日拄著柺杖出門，已極其不便，天雨路滑不慎失足，倒臥水泊中動彈不得的情節，令人焦急。此外，雙腿截肢卻未裝義腳的病患，爲了上教堂，以兩個板凳交替前進，當作雙足，一方面展示巧思與毅力，另一方面也呈現患者日常生活的辛苦程度。這個形象，在《戰疫》中透過當時北門診所護理長王綉雲的示範解說，顯得更加清晰。此外，公衛紀錄片多次針對患部聚焦，呈現紅腫、潰爛，斷裂的鏡頭不勝枚舉，每隔幾分鐘就出現一次。

⁴⁵ 高聰明、高上榮，〈考察特發性脫疽的原因〉，《臺灣醫學會雜誌》53.4（1954）：64（總頁數272）。該報告的調查出自嘉義布袋新埤村。

⁴⁴ 吳昭儀蒐集一九五〇年代的新聞報導、訪問耆老，並參考在地歷史文物出版品，綜合分析風水觀念和王爺信仰對民衆瞭解烏腳病的影響，見吳昭儀，《從遷村到防治：台灣公衛史上的烏腳病》，頁14-19。

⁴⁵ 螢光物質致病之說出自呂鋒洲，見氏著，〈烏腳病地區飲水中螢光物質之研究與烏腳病致病原因之再探討〉，《烏腳病之研究報告》第六輯（1978），頁1-27。在《戰疫》中，陳建仁則綜合各家說法，提出多階段、多因子致病說。

⁴⁶ 蔡篤堅、梁妃儀，〈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的隱喻在台灣〉，《中外文學》31.12（2003）：94-112。

除了將仍連結在身體上的患部多次展現在鏡頭前，電影中水龍阿公和王醫師商量手術日期時，也描繪了被截下的肢體泡在福馬林水缸中的情形。同時，水龍請王醫師務必保存好截肢，在他死後放回棺木中，以求全屍。王金河在《戰疫》的訪談中表示，福馬林玻璃水缸是臺大醫院為做研究提供給北門診所的，定期回收截肢進行分析，片中也有一段王綉雲解說水缸中截肢的畫面，甚至捧著水缸走過鏡頭的正前方。砍斷的手或腳，長期浸泡在藥水中，已經逐漸脫毛腐蝕，具有視覺上的恐怖與震撼效果。（圖三〇～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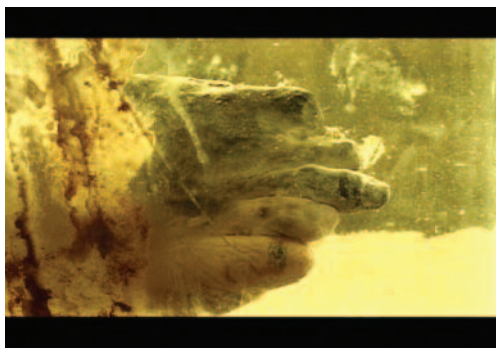


圖三〇：電影中截肢浸泡水缸（引自《一隻烏仔啍啍》）

電影和公衛紀錄片皆以上述方式展現烏腳病的可怕和病人的痛苦，但《趁著白日》卻絲毫未及。省政府的烏腳病防治報告中，首次提到請北門醫院提供烏腳病人截肢樣本作為檢查對象，是一九八二年的事。研究人員特別說明需要三位來自不同地方之病人的肢腿肉，而對照樣品，則是非病區車禍傷者的腳肢肉。⁴⁷倘若北門診所確實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才受此託，那麼福馬林水缸自然不會出現在一九七二年的宣教紀錄片中。⁴⁸不過，在此之前，研究團隊其實曾經多次蒐集患者的生體試樣，包括頭



圖三一：公衛紀錄片《戰疫》中，王綉雲說明泡在水缸中的截肢



圖三二：局部圖（引自《戰疫》）

- ⁴⁷ 羅美棧、林坤金、莊國欣，〈烏腳病病因與微生物感染之初步研究報告〉，收入《烏腳病之研究報告》第十四輯（1982.6.15），頁17-42。其中頁18首次提到請北門提供腿肢肉的事。
- ⁴⁸ 不過，《一隻烏仔啍啍》安排的情節，是謝醫師為水龍阿公進行截肢手術，那麼就應該是一九七〇年以前的案例，畫面中卻有臺大提供的福馬林玻璃水缸。倘若小說電影的時序與事實相符，那麼孫理蓮帶皮爾斯到北門為《趁著白日》取景時，應該已有福馬林水缸可供拍攝，卻未被採用。倘若小說電影為了效果而壓縮時序，那麼福馬林水缸出現的一九八〇年代，仍以謝緯而不以柯丁選作為劇中截肢醫師的代表，就可見謝緯在臺灣烏腳病歷史記憶中的地位了。

髮、血液、筋肉、皮膚、腳指甲，乃至鋸斷的腳趾肉等。而謝緯醫師在一九六〇年代，每週固定南下為患者截肢。⁴⁹換言之，北門診所的醫護人員對於檢查與治療中，醫療器械割剝患者身體的細節，應該相當熟悉，但《趁著白日》並未以此為基調呈現疾病的可怕及其帶來的痛苦。反之，影片中的烏腳病人，不論是尚在復健、拄著柺杖或以義肢行走，看起來都是面部表情平靜而肢體動作熟練。唯一原原本本將患部展現，直接傳達痛苦意象的，只有孫理蓮和柯丁選探視女童那一幕。其中，女童嚎啕，退縮的腳掌露出細小烏黑的腳趾，因痛楚而擺動，沒有恐怖感，卻激發強烈的不忍人之心。

就醫療的手段和效果而言，《趁著白日》和《一隻烏仔哮啾啾》、《戰疫》一樣，都說明當時唯一有效的治療就是截肢，不過，卻未如電影和公衛紀錄片一般，在影片中直接呈現手術的畫面。《一隻烏仔哮啾啾》的截肢鏡頭接在外國人牧師娘為水龍阿公禱告唱詩之後，故事分兩邊同時進行，畫面則交錯出現，沒有對白，以詩歌背景音樂連接，一邊是謝醫師施行截肢手術，另一邊則是水龍的孫子阿鐘為了買魚給阿公進補而潛入寺廟偷香油錢。背景詩歌以臺語吟唱，截肢手術中，沒有演出麻醉的部分，但有消毒腿部，然後蓋上布，僅留下一孔以便下刀。謝醫師戴帽子、口罩、手套、持刀，然後就跳到包紮等畫面，沒有真正切割足部或皮肉的影像。《戰疫》中的手術，採用的是早期的紀錄片，小幅黑白畫面中，醫師以細長的鋸子來回磨切，企圖割透骨肉，雖然僅僅十數秒，卻彰顯了截肢治療的殘酷與無奈。醫護人員都帶著口罩，但面貌和身影仍可看出操刀的是柯丁選。有趣的是，整部紀錄片都未提到柯丁選的名字，此時的配音，更採用了謝緯日記中的一段話作為旁白，其中，他感嘆自己身為醫生，除了截肢，竟然沒有其他治療方法。⁵⁰這段影像與配音的「錯置」，就和電影中一九八〇年代的福馬林水缸出現在謝醫師的手術房中一樣，說明了謝緯在臺灣烏腳病歷史記憶中的地位，也反襯出柯丁選的角色不在醫療照顧，而在其他方面。

事實上，王金河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到一九六六年有從西德進口的藥，可以打通血路，減輕患者痛苦。⁵¹當時參與防治研究的臺大醫師曾文賓，也曾在一九七〇年發表的論文中，檢討腰部交感神經切除術的預後效果。⁵²這些輔助治療方式，雖然無法

⁴⁹ 例如《烏腳病之研究報告》第二輯（1976.4），頁10；第四輯（1976.5），頁19；第六輯（1978），頁3；第八輯（1980），頁22等。

⁵⁰ 《戰疫》中沒有說明是哪一天的日記，但經查對，可知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的內容。見謝大立編，《謝緯日記》（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頁95-96。

⁵¹ 因進口 Complamin 需課稅，而王金河急於獲得此藥，在運用芥菜種會的經費上曾引起孫理蓮的懷疑，後賴謝緯居中協調才誤會冰釋。見《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回憶錄》，頁152-154。

⁵² Wen-ping Tseng, "Prognosis of Blackfoot Disease: A 10-Year Follow-up Study," *Journal of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69.1(1970): 1-21. 曾文賓後來在省府《烏腳病之研究報告》的第二輯和第十一輯，則以中文分別發表了十八年和二十四年的追蹤調查。

取代截肢，但在公衛史的紀錄片中，仍獲得一席之地。《戰疫》中指出交感神經切除術搭配深股動脈整型術，若及早施行，可以改善烏腳病患末稍缺血的情形。⁵³不過，《趁著白日》中並未觸及這些，僅是直陳截肢作為一種無奈卻有效的治療方式，接著便介紹復健和手工藝訓練等自立營生的面向。換言之，宣教紀錄片所強調的，毋寧是治療後的效果和照顧的精神，而非外科手術本身。（圖三三～三四）



圖三三：電影中謝醫師手術鏡頭



圖三四：《戰疫》中截肢手術紀錄片畫面

除了疾病與醫療之外，公部門在三部性質相異的烏腳病影像記事中也頗不相同。《一隻烏仔哮喘啾》中隱隱然可見病區居民和政府對峙的氣氛。養蚵的大目仔不只一次批評工業污染，卻為了圈地養殖不得不討好地方官吏。水龍阿公質疑政府封井的政策，卻又無可奈何。秀美之子順吉和水龍之孫阿鐘上學遲到，阿鐘害怕被發現，看到校門口的蔣介石銅像嚇了一跳，順吉很快地安慰他說：「那個不是人啦！」不論是批評或調侃，公部門在電影中似乎屬於負面角色，看不出對疾病的防治、醫療與照顧。

公衛影片《戰疫》，則自始標榜醫師作為一種專業團體在流行病學上的貢獻，包括臺大醫學院陳拱北組成的烏腳病研究小組，論文刊登在國際期刊上的曾文賓，透過螢光視覺效果重新檢討病因的呂鋒洲，以流行病學者身份說明防治進展的陳建仁，以及實際下鄉巡迴診療的許文憲。王金河所代表的，在紀錄片開始時，也是醫師身份，他說明血液循環對烏腳病的影響，發病進程，症狀和照顧要點，直到片尾才藉由他唱聖詩講道理，回歸基督教友的角色。至於省衛生處和二十年的烏腳病防治計畫，紀錄片中著墨不多，除了開始時提及遷村之事外，至影片進入後半段，大約二十六分鐘時，才提到行政院長蔣經國於一九七五年五次造訪北門，旁白則稱：「在巡視已經邁入第十五個年頭的北門免費診所之後，立刻指示省政府成立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擴充醫療設施，加強收容全省患者，並給予免費治療。」接著播出一段當時的新聞畫面，主

⁵³《戰疫》中現身說法，操刀講解的，是晚近定期南下看診的萬芳醫院許文憲醫師，相關畫面在片子的第三十五到四十分鐘之間。

播字正腔圓地說：「蔣院長探視了每一個病房，慰問了許多病人，還用閩南語祝福他們。病患們得到院長親切的慰問和平安的祝福，都洋溢著發自內心的感激和興奮。」

蔣經國既然是一九七五年之後才開始密集巡視北門，一九七二年的《趁著白日》中不會包括他的形象。不過，宣教影片仍盡力傳達國民黨政府對烏腳病的重視。五分半鐘的報導中，先稱政府一再警告居民不要飲用井水，接著說明政府已經開始著手研究病因，同時資助加建婦女病房，最後，則以省府委員、防治小組召集人的柯丁選代表基督徒醫師，將宣教士的努力和國民黨政府的回應結合呈現。

四、結語

烏腳病的故事，是《趁著白日》中單一主題最長的片段，為孫理蓮在臺灣的醫療傳道畫下完美的句點。事實上，北門診所的影像資料相當豐富。近年出版的《北門嶼足有情》，以孫理蓮端坐仰首的獨照作為分卷標誌，收錄了一百多張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的老照片。其中附錄《北門嶼教會誌》，更提及一九六一年「台灣神學院電影佈道團」到訪，一九六二年為了向外國婦人宣道會等團體介紹烏腳病，曾兩度製作幻燈片等等。其中一次記事則稱：「這是第一次在新病室做幻燈」，顯示前此已有透過影像說明病情、需求或募款的經驗。此外，照相集的文字說明也顯示，一九六八年曾有一位德國宣教士將北門新娘患者楊李爾的故事拍成電影《憐憫之門》。⁵⁴

透過影像宣教，既是皮爾斯的策略，也是孫理蓮常用的方法。前已言及，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所藏宣傳單上，便羅列了芥菜種會免費出借的三部片子。一九七二年拍完《趁著白日》，皮爾斯希望繼續介紹芥菜種會的南洋宣教事工，便在一九七四年三月間，帶著助理、隨同孫理蓮到印尼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巡視。孫理蓮在當月報導信中稱，影片若只講到臺灣就停下來，感覺好像走進死胡同，因此贊成皮爾斯的提議，加錄南洋影像。而皮爾斯這次錄影，不限於教會機構，更深入土著生活，拍攝民居、市集等場所。⁵⁵這就是為什麼當孫理蓮在一九七五年春獲獎受邀返美時，會和皮爾斯討論芥菜種會宣教影片將來的剪接、發行與運用。⁵⁶其實，皮爾斯也曾起意拍一支紀

⁵⁴ 臺灣烏腳病醫療歷史紀念館籌備處策劃，王綉雲、阮宗興解說，《北門嶼足有情》（臺南：人光出版社，2004）。製作幻燈片，見附錄引《北門嶼教會誌》。臺神電影佈道團事在「1961年8月11日」條下，兩次製作幻燈片，在「1962年4月22日」和「1962年9月24日」條下。另，《北門嶼足有情》，頁46「楊李爾」的照片下，註記她二十四歲新婚時發病，原欲自殺，後經勸導、禱告，才接受切除，並且她的故事在一九六八年拍成電影《憐憫之門》。不過，目前查不到此片製拍、播放或收藏的記載。

⁵⁵ 皮爾斯一行隨同孫理蓮赴南洋錄影事，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March 30, 1974.

⁵⁶ 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April 30, 1975.

錄片，介紹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負責運輸的「飛行宣道團契」(Missionary Aviation Fellowship)。由於交通不便，深入內陸必須靠小飛機。然而地形曲折、天候多變，加上機型老舊，飛行宣道團契的成員意外喪生，不只一次。皮爾斯爲了紀念，也爲了鼓勵這群的飛行員，籌拍紀錄片，宣傳其事蹟，尋求世人支持，以便募款定期將飛機汰舊換新。⁵⁷

儘管皮爾斯對孫理蓮各項事工都興趣濃厚，支持有加，但這些影片的命運卻不盡相同。飛行宣道團契的片子，目前未見蛛絲馬跡，是否真的成功製拍，難以確定。根據皮爾斯女兒的回憶，在一九七八年逝世之前，他的記憶力已經嚴重毀損、心智常不清明。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拍攝的醫療職訓與風俗文化影像，似乎來不及與臺灣的部分剪接，合成一套芥菜種會完整的宣教紀錄片，目前僅穿插出現在一九七五年皮爾斯專訪孫理蓮的錄影中，掛在國際芥菜種會的網頁上。而耶魯神學院「中國資料計畫」的特藏裡，則不見任何其他影片，只有《趁著白日：孫理蓮的臺灣》。

《趁著白日》中孫理蓮從臺北辦公室出發，訪視郊區育幼院，又東至花蓮，中及埔里，南達北門，推想應該難以在一天之內完成。不過，影片中的她穿著同一件藍色洋裝，風塵僕僕，東奔西走，強調「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根據該月的報導信，皮爾斯九月來臺之前，連日陰雨，所幸開拍之後放晴，但她爲了配合拍片，常需要一個動作重複好幾次，笑到皮肉僵硬，才能符合攝影師的要求。儘管如此，從當月及其後的報導信不難看出，這次製拍紀錄片，給芥菜種會帶來一個重要契機，不僅介紹醫療救助的各種事業，並且將這些事業放入了一個東亞冷戰的急迫情境之中。

我曾分析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指出西方醫學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力推行，已逐漸成爲主流，和十九世紀傳教士初訪時不同。洋鬼醫生挖眼剖心的焦慮已息，手術治療也不再宛如神蹟奇事，反倒是自始便與著名外科故事並存的照護工作，如施藥包紮、衛生宣導和緊急接生等，在戰後資源不足的地區依然活躍。孫理蓮在臺傳道，著重產孕保護、幼兒教育、青少年職訓，以及醫療救助等，確實曾經引起質疑，認爲與一般慈善事業無別，難以彰顯基督教的神學信仰。對此，她的回答是：必須先解決人們生活上的困境，才能滿足他們在靈命上的需求。這種提問與辯解，在一九六四年《天使在她身旁》、一九七二年《趁著白日》，以及一九七五年接受皮爾斯

⁵⁷ 皮爾斯此項提議，孫理蓮也贊同，見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August 30, 1976; Letter to "Dear Friends," September 30, 1976.

專訪的錄影中都可以看到。她既不宣稱神啓靈恩，也不特別強調手術技巧，而是以關懷照顧和集資建院為主，展現二十世紀醫療傳道的特色。⁵⁸《趁著白日》對烏腳病的鋪陳，以甚少發病的兒童作為苦難的代表，激發同情，也凸顯了孫理蓮最在意的婦幼工作，卻不沈浸在疾病本身，反而著重有效治療、後續照顧，點出教友觀眾可以出錢出力之處。宣教影片對於疾病與醫療的處理，再次確認了二十世紀醫療傳道的特色。

醫療傳道之外，《趁著白日》多次肯認國民黨政府的重要性，或許是期望教會機構起頭救助之後，可以由公部門接手，規劃經費，長期支援。不過，從之前孫理蓮的傳記、著作和報導可知，國民黨政府的形象不佳，她所倚靠的「政府」毋寧是美國在臺灣的代表單位。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各種公衛議題上，多方接受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協助，救治烏腳病並非首次或唯一案例。然而，片中明顯強調公部門的參與，對才剛起步的烏腳病研究計畫給予肯定，並在各段事工中，表明蔣總司令之子、國民黨政府、衛生官員等的支持，同時，多次讚揚本地同工的能力，以及他們對宣教事業的重要性。和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各種宣傳資料相比，似乎唯有放在七〇年代臺灣、美國和共產世界情勢的互動脈絡中，才能比較貼切地理解這部影片。

孫理蓮日後返美巡迴演講，除了書籍文宣用品外，也會攜帶宣教紀錄片。⁵⁹而皮爾斯拍攝的這些影片則可能剪成各種版本，納入不同脈絡中運用。前已言及，耶魯神學院所藏《趁著白日》的長度，和出借宣傳單上的訊息，便差了六分鐘。一九七八年皮爾斯過世不久，孫理蓮帶著樂生院眾領聖餐的影片在美國教會中巡迴演講。正當她在休息室中因懷念摯友而傷情時，聽到螢幕上皮爾斯旁白的聲音，大感安慰。可見這段穿插在一九七五年訪談中沒有旁白的影片，也曾剪成至少兩種版本，因應不同情境播放。⁶⁰今天，《趁著白日》中的影像，被拆解納入各種醫療傳道、慈善照顧和臺灣教會史的紀錄片中，有些掛在網上，有些在電視臺播放，大部分沒有旁白，小部分則搭配字幕音樂融入其他故事中。影中人雖仍出現在各種媒材中，但一九七〇年代美籍宣教士在臺灣特殊政治氣氛中，透過醫療照顧成效喚起母國教友認同的脈絡，已經不再了。⁶¹

⁵⁸ 孫理蓮的醫療傳道特色，見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頁112-124。

⁵⁹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November 30, 1976. 其中提到由於攜帶紀錄片、書籍和文宣用品，導致行李過重。

⁶⁰ Lillian Dickson, Letter to "Dear Friends," November 30, 1978.

⁶¹ 如《戰疫》中收錄了部分《趁著白日》中烏腳病的片段，另外好消息電視臺製播「台灣的天使」系列影片，剪接了部分《趁著白日》中的片段，分別放在孫理蓮和王金河兩位人物的介紹之中。見 Good TV 製作，未來書城出品，《台灣的天使》（臺北：未來書城，2003-2004），〈用生命惜台灣〉，「孫雅各、孫理蓮的故事」；以及《台灣的天使》（五），〈奉獻的力量〉，「王金河的故事」。

後記：本文曾獲中研院史語所「觀看與醫療史」研究群補助（2004-2005），並於史語所「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上宣讀（2010.11.24-26），感謝評論人戴麗娟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修改期間並蒙《古今論衡》兩位審查人提醒重要觀點。此外，在整理資料、口訪確查、影像掃瞄等各項事務上，曾賴曾齡儀、陳曉昀、吳佩蓉、黃蕙菁、鍾嘉雯等諸位小姐和黃文宏先生協助，在此一併致謝。